



第一次翻阅《格拉斯医生》时，我的瑞典文才学了一个半学期，就在这谈不上读懂一行完整的瑞典文句子和段落的情况下，我却觉得这书里的文字鲜活、自然、锐利、充满激情——这是惊艳。

后来，在瑞典的日子里，不经意间看见报纸广告栏里经典话剧《格拉斯医生》再度上演的消息。转换电视频道，也能看见这抑郁的医生格拉斯在晦暗的小屋里徘徊、独白，面对一束红得发黑的玫瑰花。书店当然有这书，车站也有口袋本。广播节目里，谈斯德哥尔摩自然是要谈格拉斯在这座城市的散步的；若是谈毒药，少不了提格拉斯的小药丸，那原本是他为自己准备的，最终却谋杀了牧师。

我无法忘记这本书，于是重阅。到这时，我已在瑞典生活了几个年头，也应《万象》杂志约稿，写了些关于瑞典作家的书评，因而翻译了一些瑞典语小说片段和部分诗歌。虽然我个人的兴趣主要在散文和小说的创作，但就是这样一本无意于翻译的我，决定翻译《格拉斯医生》，因为我喜欢这本书，这本瑞典文学的经典早被译成多种语言，偏还没有中文版，它就在我走过的路上，我无法绕过它。

翻译和阅读自然完全不同，我自以为，首先要逐字逐句地梳理，然后要尽量逼真地还原。后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在给译书写序前阅读译稿，觉得我不可思议地传达出了书的神韵，问我怎么能在相对短暂的时间里领略和传达瑞典文，我只能老老实实地说

要说《血色子午线》是科马克·麦卡锡最伟大的作品，恐怕鲜有异议。但此书出版近30年，相较于作者其他作品，国内与之相关的评论和研究成果都寥寥无几，除了缺乏译介，难度太大无人问津也不失为一个原因。其实对英美读者而言，此书亦非可以一目十行的消遣读物。为何？难。作为读者，难，绕过便是，但作为译者，逃避即渎职。那本书难在何处？且让我慢慢说起。

先说作者。麦卡锡高度敬业，除了读书、写作，几乎不办俗务。为了写此书，他阅读了几百部历史文献，考察了每一个写到的地方；同时，一切背景知识，即便只有只言片语，若无深入研究，也断不会付诸笔端。因此，这便出现以下几个结果：难易一字的语言表达，精确的细节，丰富但凝练的背景内容。众所周知，同样的特点，也体现在《红辣椒梦》《尤利西斯》等经典文学作品中。如此一比较，读者便知此书的分量。

在翻译中，各种学科和各种语言的生僻词扑面而来，而且大多不见于网络或实体字典，不抓耳挠腮地在网上耗上十天半月，很难确知其意。正因此故，初稿完成时，本书尚有几百处生词毫无着落，甚至在交稿前几天，还有若干不完全确定的生词让我坐立不安。比如书中充斥各种枪械术语，大多数费点力气尚有眉目，但万事皆有例外，有些词即便知道英文含义也不知对应的中文是什么，四处求问一般无果，只好阅读各种相关文

队伍如今已止步，第一轮射击已毕，灰色的来复枪烟滚过灰尘，而同时长矛骑兵也突破了他们的队列。少年的马长喘一声摔倒在地。他已经打完了来复枪的子弹，如今坐在地上，慌乱地在子弹袋里搜索。他旁边一人坐倒在地，颈部吊着一箭。他身子略曲，仿佛在做祷告。少年本来打算伸手去摸这血淋淋的箍铁尖，但他看见这人胸口中的箭已没羽，早已死亡。处处可见倒下的马和痛苦喘动的人他看见一人坐着给来复枪装弹药而血从耳里涌出他看见士兵试图给打开的左轮手枪装上随身携带的备用弹仓他看见跪地者身子倾斜抓紧自己地上的影子他看见身中长矛的人头发被抓住站起然后被割下头皮他看见战马踩着倒地者一匹白脸黑斑眼的小马驹从昏暗中侧过身狗一样朝他猛咬一口然后跑开。伤员中有些说不出话来不知发生了什么有些戴着苍白的灰尘面具有些大小便失禁或跟踪撞到野蛮人的长矛之上撕成几块。如今排成一排疯狂杀进来的是双眼乱转龇牙咧嘴的狂奔马群以及嘴巴咬着大把箭矢盾牌在灰尘中闪着光的裸身骑手在骨笛声中冲向被摧毁的队伍的外侧脚跟挂着重盾隆上的带子从马

寻找气质的吻合： 在翻译《格拉斯医生》的日子里

□王 晔

王晔，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98年赴日本。2003年大阪大学硕士毕业后，攻读博士课程两年，2005年赴瑞典，在维克萧大学和隆德大学进修瑞典语和现代文学。现从事中文教学和教材编写工作。译有《格拉斯医生》。

我的体会，我觉得，自己就像是演员，手上有一个脚本，我要把脚本好好地读出来。

既然脚本是原有的，就不能有一点点我作为译者的添加和改造。但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我确实要进入角色，体会主人公格拉斯或原作者瑟德尔贝里的呼吸。

这是很投入的工作，随着翻译的推进，我慢慢有了一种错觉，似乎《格拉斯医生》根本就是我写的，瑟德尔贝里写出了那么多我的心声。在翻译的日子里，我会对自己和家人说，他和牧师太太今天在教堂外的斜坡上见面了；他就要动手了；他已经把牧师杀了。也许，一个像我这样的非职业“演员”，还没学会把自己的工作职业化，好让自己私人的生活 and 情绪不受职业影响。但回首看去，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

翻译和阅读不同，不能绕过任何细小的问题，比如，旧时代的菜单、家具、灯饰、职业名称等等。翻译小说对知识面有不小的要求。《格拉斯医生》就牵涉到欧洲的音乐、绘画、文学、哲学、宗教、当时的新闻等等，这对我来说，也是个学习过程。至今，还没有一本能起到翻译参考作用的瑞中辞典，另外，还有些是辞典尚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动用了我认知的“知识库”，包括隆德大教堂的牧师、瑟德尔贝里协会的主席。比如，有这么个名词“generalkonsul”，字面意思是英文的“consul general”，但我读上下文，总觉得意思古怪，询问了隆德大学的几个语言博士、教授，他们也语焉不详，说，就是英文的“consul general”，找来英文

译本核对，确实是这么用的。但英文和瑞典文共有一个拉丁文母亲，英文可直接转用、一笔带过的字眼，中文却没法简单地绕过。最终是瑟德尔贝里协会主席，瑟德尔贝里研究专家舍斯特兰德教授帮我解答了疑惑。这里的“general-konsul”并不是通常人们领会的“总领事”，而是一些和瑞典有来往的国家，给个别在生意圈有影响力的瑞典人的、名誉性的、没有薪水的职位，让他们帮助在瑞典开展贸易活动。这样，上下文才合乎逻辑。

对人名和地名，到底用音译还是意译，很费推敲。我主张音译为主、意译并用的灵活方法。除个别地名有约定俗成的汉语意译，或用意译更贴近情境，多数人名和地名我都采取了音译方式，那是考虑到不如此，从中文反过来译成瑞典文时，不一定能推断出这地名到底是指哪里。书中一家饭店名，师长有个绝妙提议，“弼马温店”，但我考虑到这饭店名里和养马有关的内容对上下文并无寓意，只是说明它是当时斯德哥尔摩城里的第一家饭店，“弼马温”毕竟是中文语境中的特定词汇，只能割爱，还是用音译。除人名和地名，标点也费考量，瑞典文的标点体系和中文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直接搬用，又不能不尊重原文，只有细细体会原文标点的作用，上下文的语气，在个别地方，采用相应的、更符合中文习惯的中文标点。

翻译，就像是织布，一天天，一句句地，慢慢地变长，变成有形的织物，是一份需要纪律和坚持的工作。这种纪律和坚持，不单用在翻译小说文本，也用在给文本加注释。这本小说注释的工作量并不小，因为它牵涉到欧洲文化背景下的音乐、政治、宗教等，不少对欧洲人不需要过多说明的，对中文读者还是要有补充。对一些有象征意味的内容，也是要在注释中点到。

翻译是项辛苦的工作，若译文好，自然是作者写得好，若译文差，译者难逃批评。翻译也是如履薄冰的工作，读者不会因为其中大部分内容的出色翻译而放弃对个别失误的追究，译者也无法用“错误在所难免”这样的套话来推卸责任。作为译者，除外文能力，所使用的译文能力也许格外重要，惟其如此，才能最好地复现原文吧。

总的说来，翻译这本书是顺畅的。

以前，我在大阪大学的导师厚东洋辅先生曾告诫我，作研究时，选择作研究对象的书，要选和自己气质吻合的。说这句话，很以为然。我也曾翻译瑞典作家莫贝里的小说片段，很喜欢莫贝里的小说，但相比之下，莫贝里的文字更有斯莫兰农村的土地之子的阳刚，而瑟德尔贝里的《格拉斯医生》是很阴柔的，瑟德尔贝里克制而抒情的叙述风格也和我自己的更接近。那是一个罕见的多雪的冬天，但我坐在温暖的室内，用翻译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北国天色阴郁的日子。

译稿完成，3月的白色的雪滴花也从草地里探出头来，让人的呼吸格外舒

9月9日
我从没见到她。
我常出去一会，跑到船岛，只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和她说话的地方。今天晚上，我站在教堂边的高坡上，看太阳西沉。这打动了——斯德哥尔摩是如此的美。以前我没怎么想过。你总能看见报纸上写斯德哥尔摩是美丽的，所以人不太注意这个。

9月20日
今天在P太太家的晚餐，让我明白雷奇逼近的订婚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
……我越来越不可能与人作伴。当别人跟我说话，我会忘记回答。我常常是根本没听见。我不明白，是我的听力下降了吗？
然后，这些面罩！他们都戴着面罩。并且那是他们最大的长处。我绝不会喜欢他们没面罩的样子。不，也不想展示我自己，不会对他们！
那么，对谁呢？
我尽可能早地离开了那里。我朝家走，渐渐地有些冰冷。夜突然变凉了。我猜，这会是一个寒冬。
我边走边想着她。我回想起第一次她来找我，求我帮忙。她是如何暴露了自己，说出了她的秘密，虽说那是毫不必要的。她的脸颊在那天是如何地热腾腾地泛着红光！我记得我说：这样的事情要保密。而她说：我想说出来。我想让你知道我是谁。——假如现在在我走到她那里，说出我的需要，像她曾到我这里来一样。走到她那里说，我实在受不了了，只有自己知道我是谁，戴着假面，总戴着假面，对每一个人！我得向某一个人暴露我自己，得有那么一个人知道我是谁……

□冯 伟

冯伟，1986年生，毕业于南京大学，现为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博士生。主要译著：《血色子午线》《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等。

译文未必百分之百传达了原文的意思，充其量是我自己对原文的众多理解的一种表达，就如译诗，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总会有一些东西遗失。比如以下这一处，我和校对者曾前后多次重译，每次的理解都与上一次不同，但最终由他确定这样来理解和翻译：

子弹向上飞，那一小颗金属疾速飞往西边上空地球与太阳之间那遥远的无声碾磨着的环形物质带。

这一句我们曾比较过几个其他语种的译文，各位译者的理解也千差万别，其难度可见一斑。或许其本意如何，只有作者自知。

因为本书的这些特点，国外有好事者专门罗列或撰文分析麦卡锡小说中的冷僻词汇及其意义，也有人特意著书或做网站为本书提供注解和背景知识，但经此一译，我深知，本书尚有更多隐秘未被挖掘。不过，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内容和背景被揭示出来。我已尽量综合各家发现，用脚注的方式注明已确定的内容，以帮助读者理解。

《血色子午线》是我翻译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此前虽译书几部，但都是社科读物，只求通顺、准确，并未刻意追求文采。但此次面对麦卡锡这样文风另类的作家，首要问题便是如何重现其风格。本书前面一些章节曾由《路》的译者杨博和介末花花兄翻译过，我在校对

畅。我的初衷是能让国内的读者分享译文，后来经由种种因缘，终于出了书。看到印刷精致的书籍，封面还真有那么点格拉斯屋子里黑色玫瑰的效果。——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那么有意义。书是8月推出的，样书从中国旅行到瑞典我的家里，已是10月，是格拉斯的故事落幕的季节。我的窗前，枫树叶由黄转红，在摇曳的风中轻轻摆动，每一日都有越来越多的叶子随树枝颤动后，婆娑抖落，虽然秋色很美，格拉斯说得对，“秋在蹂躏着我的树。”

看到中文版《格拉斯医生》，我的熟人、退休记者史蒂格也去读这本让他耳熟，却不曾通读过的经典。不出所料，没几日，史蒂格打来电话，恭良仁厚的他无法欣赏这本书，说：多么可怕的事。他

译 文

啊，我们俩都将只会发疯。
我胡乱地在街巷里走着。我走到了她住的房子。她的一扇窗户点着灯。卷式窗帘没有放下，她不需要。因为街的另一边只是堆了木头的没建造什么的空地，没人会朝里看。我也看不见什么，没有黑色的人形，没有手臂的移动，只有黄色灯光在薄纱窗帘上。我想，她在干什么呢，什么在占用她的时间呢，她在看书吗，还是将头枕在手上，想心事，抑或为夜整理她的头发……哦，如果我在哪里，如果我可以和她在一起……躺在那儿，看着她，等待着，当她站在镜前梳理头发，然后慢慢解开她的衣服……但不是像一个开头，第一次，而是一个长久的好习惯里的一部分。一切有开头的，就有结束。而这应该是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束。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石雕般到底站了多久。一个波动的多云的天空，带着月亮的淡淡光芒，在我脑后慢慢移动，像一个遥远的风景。我冻坏了。街道空空的。我看见一个流莺从黑暗中冒出来，迫近我。半走过我时，她停下步子，转过身，用饥渴的眼睛看着我。我摇摇头，她走开了，融化在黑色里。

突然，我听见门锁那儿有钥匙的响动。门开了，一个暗影悄悄冒了出来……那真是她吗……？在午夜出来，没把灯关上……？这算什么？我以为心脏在我体内停止了。我想看她是要走到哪里，我慢慢地跟着。

她只不过走到街角的邮局，将一封信递进去，然后迅速地返回。我看见了她在路灯下的脸，蜡一样苍白。

我不知道她是否看见了我。
她永远也不会是我的，永不。我从没给她的脸颊带来红晕，也不是我，现在让这脸颊如此苍白。她永不会穿过午夜

的街灯，带着心头的焦虑，递一封信给我。
生活从我身边走过。

——选自《格拉斯医生》



过程中比较过他们和我的译文，发现三种译文风格迥异。本书文风如何，三人的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而因为阅读和写作经验的差别，最后输出的译文风格也会有所不同。一经比较，我恍然大悟：到底谁的译文与原文最为贴切，实难判断，因为译者的主观性不可能根除，如何理解和表达又是因人而异，更何况读者的口味也是五花八门。所以我只能坦言，该译本的风格是我自己理解的麦卡锡的风格，也许与原文接近，也许相去甚远，如何评判，未必有绝对的标准。在我看来，该小说的文体特点包含以下几项：

惜墨如金，但到该铺陈之时绝不吝惜笔墨。惜时，作者直接像写诗一样扔出一个意象，舍弃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句词；没时，则一连写上十几行，毫无断句和加标点的意思。就英语而言，这两种写法已算是“陌生化”了。我深信，好的翻译作品理当增强汉语的表现力，而非囿于汉语。因而我决定，绝不因为部分读者不习惯，而随意增删，抹去原文的特点，但这并不等同于逐字逐句的死

译，而是极力用译文重现其文风。以长句为例，作者偏爱无标点长句，以传达急遽、窒息、疯狂等感觉，如何翻译这种句子，我参考过其他文学作品的译法，也与朋友讨论过，几易译法，最后确定尊重原文。小说第四章结尾有两段几百字的无标点长句，为了将其理顺，我花了一整天才勉强打下初稿，而译文要是加上标点以正常语序来表达，原文的阅读效果要损失一大半。如果有人指责说这违背了现代汉语的表达规范，我只好搬出路以军的《西夏旅馆》，里面的长难句不比《血色子午线》少。简而言之，作者用不符合英文表达习惯的陌生化手法传达的，我一律用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陌生化译法来转换。

主干词汇简约平实。作者喜欢重复用词，这在英文写作中并不常见。比如表示“看”的词，最多的是 watch 和 look，此外便是 view, regard, peer, 其余基本上没有。另外 after a while, sat the horse, rode on之类的表达也随处可见。鉴于这种标志性的重复，译文中也几乎不随意变词，以突出原文特征。此外，除却小说中的法学、地质等专业术语，其他词汇基本上都是非文学的常规用词，因此我除了在增强表达语言准确度和突出人物特征等方面稍抠字眼之外，大体上有意避免使用文学性太强的字眼，尤其克制使用文化意义太强的四字成语，亦不对原文做过度的发挥，以免画蛇添足。在我看来，本书整体风格苍凉、残酷粗砺，希望译文也能给读者同样的感受。

我的中文水平有限，书中很多精彩之处惟恐词不达意，于是在润色时大量参考古今汉语文学作品，学习其中的表达。枪战和马战场面的描写参考过《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狼图腾》，无标点长句、混乱的句子的写法参考了《西夏旅馆》，土匪式的对话参考了一些类似题材的影视剧剧本本和小说，以求弥补自身的语言缺陷。由此亦感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译者之前低估了本书的难度，合同译书期限只签了不到一年，虽然后来因为反复修改不断拖稿，但时间仍然不够，所以留下不少遗憾。句等憾事是无法逐字逐句地推敲麦卡锡的语言节奏等重要文体特征，译文固然在大体上顾及了这种风格，但到细处并未有精力更好地表现，日后再做修订，当把语言节奏当作一个重要的修改对象。此外，本书外文研究文献不少，未能有机会一一穷尽，深恐有理解失误之处，这些缺憾，自当日后弥补。